

最完整的人格

——朱自清先生哀念集

俞平伯 吴晗 等著
张守常 编

北京出版社

K825.6/
58

71714

最完整的人格

——朱自清先生哀念集

俞平伯 吴晗 等著

張守常 編

北京出版社

最完整的人格
zui wanzheng de renge

——朱自清先生哀念集
俞平伯 吴晗 等著
張守常 編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環中路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德外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開本 8.625印張 206,000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3,800

ISBN 7—200—00350—6/I·55

定 價：3.2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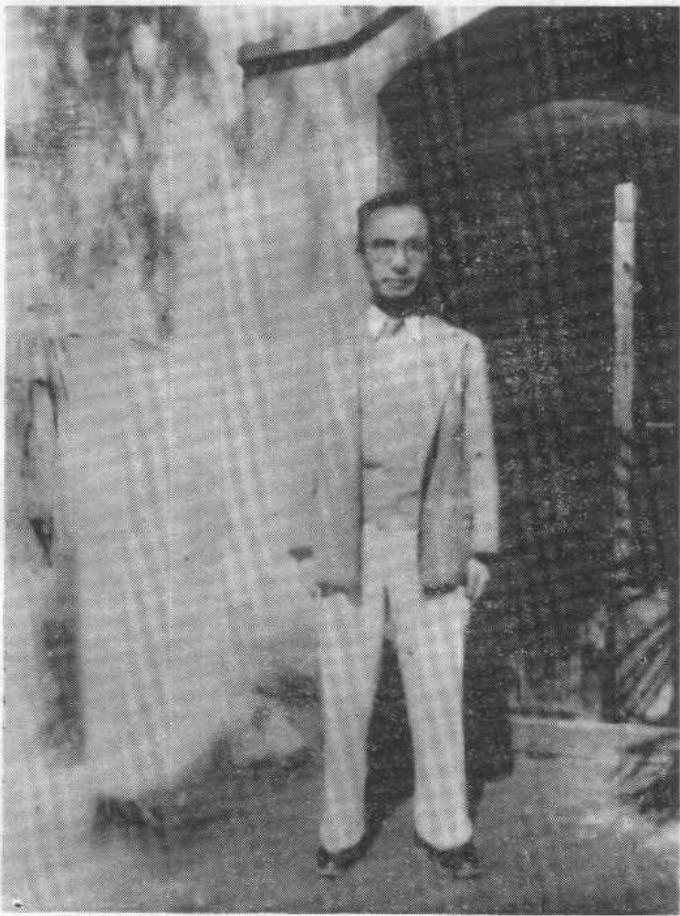
朱自清像



二十年代的朱自清先生



1932年与夫人陈竹隐于上海



1948年攝于清华



1948年5月与夫人陈竹隐
及女儿朱蓉隽摄于颐和园



(一九四〇年)

不復說先生二字稱呼，照應以前，復往揚州。遇了北大同學，同游瘦西湖。杭州九月未聞鶯，杭州杭州第一關頭，西湖水氣空濛，杭州瘦西湖，時日如一。學業有進，但詩之造詣益加。十一月，赴上海半個月游學，再遊西湖見老友朱祖謀，朱祖謀此時已讀書歸中國，寓上海中華書局，上課教書。

長得和平，被稱為先生。他到這裡大學就讀，迄今二十二年了，二十二年間，曾經拜訪過幾位大師。

大老爺有：「這頭鹿是...」
小老爺道：「這鹿？」
大老爺道：「那鹿？」
小老爺道：「那鹿？」
大老爺道：「這鹿？」
小老爺道：「那鹿？」
大老爺道：「這鹿？」
小老爺道：「那鹿？」
大老爺道：「這鹿？」
小老爺道：「那鹿？」

先生十分佩服，急于买下，
不料被拒，「算其福呢！」他想
再求，忽然日落水尽，船家扬帆上
岸，「这孩子一代不如一代了！」他大搖頭說罷。

的生先清自朱
平生蹟手像遺

朱自清先生遺墨

懷平伯

思君直湘論。指明聖闕邊。
兩少年刻意作詩新。律呂隨時轉。
小遊仙樂聲。打徹秦淮水。
浪影看浮瀛。海船等是分。
襟今簪吳念家山。破梦阪烟
起。譽易君列上庠。古槐書屋久彷彿。
斜陽遠。巷人踪火夜語簷。
意絮長。西郭移居鄰有憶。
南園共食水相忘。子生愛我君為嚴。
不心津梁百一方。
急看烽燧漫天開。如錦屋。賢南渡來。
親老一身娛。定省庭空三
絃。掩蓋苔經年。兀仍孤詣舉。
世以迷。眉百衰。引領朔風知勁草。何
嘗執手話沈灰。

朱自清呈萬本

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代序）

臧克家

明年是朱自清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友人張守常同志把他當時收集的悼念文章，編成這本《最完整的人格——朱自清先生哀念集》，將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以爲紀念。約我寫篇序言。我遵囑寫了這篇《朱自清先生的背影》，後來想了一下，與一般所謂“序言”的要求未必符合，於是冠以“代序”二字。

“日進前而不禦，遙聞聲而相思”。劉勰《知音》中的這兩個名句，我很欣賞。就交朋友來說，也確有這種情況。有的人，與之交往，但他併不能進入你的精神境界；有的人，生平未得一面，卻永遠地記住他。

我對朱自清先生，就屬於後一種情況。朱先生是“五四”時代的老作家，我青年時代就讀過他的《背影》、《荷塘月色》，心向往之。他和我尊敬而又親近的前輩相交甚厚，象葉聖陶、鄭振鐸、聞一多、王統照諸位先生。他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選》，是我經常翻閱的一本詩選。他心胸寬闊，評選公允，片言隻語，決非隨意出之，從中可以看出他的用心，也看出他的爲人。一九五五年，我編選了本《中國新詩選》，接觸了朱先生的不少詩作，選入了《送韓伯畫往俄國》、《贈A.S.》、《小船中的現代》。從前二首中，可以看出他向往革命的進步思想；後一首寫出了“窒息着似的現代”。詩句樸素近口語，不見雕琢的痕蹟，自然而然，如

行雲流水。給我的印象很深，至今不泯。

四十年代，我從戰地到了山城霧重慶，住在近郊歌樂山一家農舍裏。一九四三年前後，從報刊消息中，知道了聞一多先生思想大進，走出書齋，呼號奮發，成為青年運動的導師。我興奮極了，寫信去，他回信來。情感交流，兩心相通。有一件事，惹起我很大的驚異：聞先生忽然大大稱讚起田間來了，稱他為“擂鼓的詩人”。說實在的，我還是有點想不通。但我知道聞先生的性格：只要他認定這是對的，他可以否定自己肯定過的東西。當年，我確是在對新詩的看法上，落在聞先生後邊了。聞先生欣賞田間，是有個過程的。首先是朱自清先生看好了田間的詩，然後把它介紹給聞先生的。聞先生初看之後，心想：“這是詩嗎？”他一再琢磨、思考，最後說：這是新時代的詩。這件事，使我精神上相當震動。我個人，還照自己的詩路走下去，沒有大改變；但朱聞二先生，對新詩的觀念已經更新了。思想上，感情上，對一切事物的看法上，已成為新型的了。因此，我欽佩聞先生，也同樣欽佩朱先生。他們的形象高高併立在我的心頭上。他們兩位，都是：學術家，大詩翁，年相約，道正同，革命路上攜手行。

抗戰勝利第二年，我到上海，主編了一個刊物《文訊》。為了約稿，開始給朱先生寫信。他應邀寫來了《論百讀不厭》和《今天的詩》兩篇文章，前後給我來了四封信。遺憾的是，這幾封我十分珍視的信件，十年浩劫中，和其它我珍藏了多年的師友們的大批函件一道，被我忍心地、痛心地付之一炬了！故舊的手澤，化為雲煙。其中有郭沫若、茅盾、葉聖陶、老舍、王統照、洪深、鄭振鐸……許多位我尊重的前輩的。

在我的印象中，朱先生是一位溫厚的學者，抒情的詩人；同時，他也是一個是非分明，脊樑挺硬的富於強烈民族感、愛國心的健者。在極為困苦的環境之下，甘心忍受餓餒的折磨而不食嗟

來之美國面粉，正義凜然、浩氣長存！受到黨和毛澤東同志的讚揚，為廣大人民所稱道。他的這一偉大壯舉，轟動了社會、震動了我的心！當他逝世的噩耗傳來時，我極為悲痛，我火急地發函約稿，在極短的時間裏在《文訊》九卷三期上編出個《朱自清先生追念特輯》，共收入悼念文章二十二篇。作者大半是他的老朋友和他的後輩兼同事。他們是葉聖陶，鄭振鐸，郭紹虞，楊振聲，王統照，楊晦，許傑，穆木天，吳組緗，余冠英，馮至，魏金枝，李長之，王瑤，徐中玉……。

在刊物的道林紙插頁上，刊出了朱先生一九四〇年攝的西裝照片，我寫了十三行前言，介紹了朱先生的生平，深深寄託了個人的哀思。在這個插頁上留下了朱先生給我一封來信的手蹟，這真是滄海遺珠。我原以為他給我的四封信，早已煙滅雲消了，沒想到，還有一封，永留人間。另外那三封信的內容，雖然記憶不清了，但肯定有的是商談編輯聞一多先生全集的事情。這僅存的一封信上，談了兩件事。一件是關於他的“北大”同班同學、我中學時代的老師楊晦先生五十壽誕的。我出面約請楊先生的朋友聚在一起，舉行了個祝嘏宴會，寫信告訴了他。他在信上述說了他與楊先生的親切關係，併云“已寄了一封信，又在清華同人公信上簽了名。”另一件，是希望我設法在“星羣出版社”出版何達的詩集，提拔後進，情意殷切，令我感動。《文訊》月刊上的這個“追念特輯”，成了研究朱先生生平的寶貴材料，為人們所重視。

朱先生在學校裏聯繫羣衆，喜歡和學生談詩論文，參加文藝活動，我早有所聞了。前年，偶然在一份報紙上看到了一條消息：在清華大學的一次大會上，他與我中學同班同學李廣田同志登講臺，朗誦了我的《老哥哥》這首詩。朱先生“取”老哥哥，廣田“取”小孩子。看了這條消息，使我想到，他在《新詩雜話》上，曾讚許我的“有血有肉”的農村詩，他一定和我一樣，同情像老哥哥

這樣窮苦而又善良的農民，這加深了我對朱先生的了解，更加欽佩他的爲人，也加深了我與他之間的情感交流。心裏緬懷朱先生，又恨失去了見他一面的天予之機！

一九三七年夏天，我因事到了北平。七月四五號一個上午，我懷着親切之情去“清華”看望別離四年多的聞一多先生。快到學校大門的時候，看到一位神態散朗，風度文雅的先生，離我大約二三十米遠近，戴副近視眼鏡，向大門走去。我心裏猛然一動，這不是朱自清先生嗎？恰好一個青年從我身邊過，我問：那位先生是不是朱自清？他說：“是。”我眼巴巴地望着朱先生的背影，遠了，遠了。我聊以自慰地想，下次還要到清華來，與聞先生合影留念，那時一定去拜望朱先生！誰想到，三四天後，“七七”抗戰的大炮象中華民族的吼聲，在蘆溝橋邊響起來了。再去清華的希望，已成爲泡影，真是緣慳阿！終於沒有見到我尊敬的，心靈交感的朱自清先生一面。但是呵，他的戴着近視眼鏡，漫步走進清華的背影，却永遠、永遠地留在我的眼前，心上！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目 錄

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代序).....	臧克家	(1)
朱自清先生傳略.....	浦江清	(1)
朱自清先生傳略.....	《中建》	(8)
朱自清先生的生平.....	《文訊》	(9)
痛悼我們的導師.....	清華文藝社	(10)
朱自清先生死了.....	王書衡	(12)
一個死不得的人.....	聞家駟	(14)
悼朱佩弦先生.....	王統照	(16)
悼朱佩弦先生.....	吳 晦	(19)
悼佩弦先生.....	林 庚	(23)
朱自清先生.....	馮 至	(25)
佩弦先生紀念.....	吳曉鈴	(28)
《文藝復興·中國文學研究號》題辭.....	鄭振鐸	(35)
悼朱佩弦先生.....	吳 晦	(36)
哭佩弦.....	鄭振鐸	(41)
這損失是不可補償的.....	馮 至	(45)
談佩弦的一首詩.....	葉聖陶	(47)
悼朱佩弦師.....	王 瑤	(51)
朱自清先生的學術研究工作.....	王 瑶	(59)
最完整的人格		

198/05

——哀念朱自清先生 李廣田 (63)

雙星的殞落

——悼念朱自清先生 漸 離 (74)

誄詞 向 達 (78)

朱佩弦先生的路 許 傑 (79)

哀念朱佩弦先生 李廣田 (87)

挽歌辭

——佩弦先生千古 馬文珍 (93)

悼朱自清先生 青 勃 (98)

憶朱自清師 吾 言 (100)

雜憶佩弦先生 李長之 (109)

悼朱自清先生 《星期文藝》 (117)

十日間

——朱佩弦師逝世前後記 王 瑤 (118)

諍友(朱佩弦兄遺念) 俞平伯 (124)

朱自清先生與現代散文 楊振聲 (129)

記朱佩弦先生 李廣田 (133)

自清先生在昆明的一段日子 劉北汜 (139)

重讀《新詩雜話》

——悼念佩弦先生 徐中玉 (143)

憶白馬湖寧波舊遊

——朱佩弦兄遺念 俞平伯 (148)

懷念佩弦先生 鄭 昕 (156)

哭佩弦先生 游國恩 (160)

朱自清先生談詩片段 牧 野 (161)

佩弦的死 穆木天 (164)

我所認識的朱自清先生 聞家驷 (166)

清華園裏的追悼會	鄭敬之	(171)
你終於倒下了		
——痛悼佩弦先生	任鈞	(175)
爲追悼朱自清先生講到中國文學系	楊振聲	(177)
朱自清先生的詩	林庚	(186)
不應當死的又死了一個——悼佩弦	川島	(194)
邂逅齋說詩綴憶	王瑤	(198)
追悼朱自清學長	楊晦	(204)
悼念朱自清先生	《國文月刊》	(212)
憶佩弦	郭紹虞	(214)
杭州一師時代的朱自清先生	魏金枝	(218)
敬悼佩弦先生	吳組緗	(222)
悲憶佩弦師	余冠英	(232)
我最敬愛的爸爸	朱喬森	(235)
“朱自清先生追念特輯”前言	《文訊》編者	(237)
敬悼朱佩弦先生	朱光潛	(239)
回念朱佩弦先生與聞一多先生	馮友蘭	(244)
佩弦先生的性情嗜好和他的病	余冠英	(249)
朱自清先生的道路	李廣田	(253)
編後記	張守常	(261)